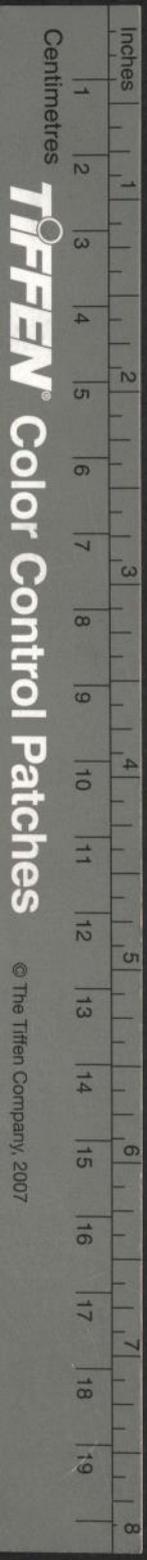




9734733
2741
: (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養	河	壘
	集	輯
	八	清

元學士文藁序

儒者以文章爲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
 以爲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爲不易何耶未
 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
 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
 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
 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
 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
 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
 相同旣而任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
 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
 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
 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
 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

幼清先生南歸序 送馬翰林南歸序 跋盧龍趙氏族譜後 廷試策問

卷五

袁君夫人史氏誌銘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

墓碣銘 元氏清河新阡表 平章政事廉文

正王神道碑

卷六

魏國忠懿公神道碑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

神道碑 橐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集賢直學

士文君神道碑 追封隴西郡伯李公墓碑

參政商文定公墓碑 清河郡伯張公墓碑銘

卷七

漢番君廟碑 華陽道院碑 橐城董氏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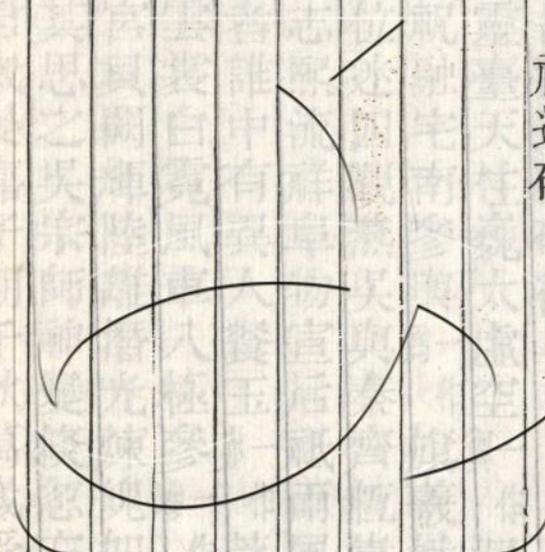
節婦馬氏傳 張亭傳 吳幼清先生內觀

象贊 檜象贊 宛陵集跋 元氏世系圖

附錄

元史列傳 張養浩撰神道碑銘 馬祖常撰

神道碑



垂磨崖鐫我瑤華碑

題息齋墨竹圖 并序

已酉秋^①卿道提舉求賦墨竹詩走筆快書子昂伸
賓見之當大笑其狂也

①卿口哦子昂詩手持仲賓墨竹枝此詩此畫真兩奇
似為^②卿寫幽姿日光不下雲局暗元氣歛忽寒人肌
楓林青青少陵夢無乃澤畔逢湘纍楚江小月晃初夜
淇園苦雨秋竹迷三妃彈瑟淚如雨幽壑龍潛春欲飛
天路迢迢獨後來黑雨挾風山鬼啼老氣盤空根徹泉
地靈上訴^③冥悲摩挲老眼久知畫恍然吾與口物移
揮杯三叫我非狂墨瀋翻江江竹辭

題天冠山

仙翁昔住天冠山夜呵鬼神衛爐丹丹成飛去杳不還
藥池丹井猶山閒翩翩學子鳴一作風佩環華棖巨麗青

雲端思^④尋躅果安訪鶴歸月落前溪灣

寄直夫 里別中風 嶽雲低接使君舟湘水無波桂樹稠并列自涵千古月

絃清誰寫一簾秋青楓路暗空多夢白雁天遙不見愁

聞說匡廬當稅駕策勳殊未到滄洲

寄翰苑諸公

蒼煙綠樹滿汀沙負手行吟日又斜江水有時窮地脈

海雲何處是天涯生前幾醉尊中酒夢裏曾乘海上查

惆悵懷人重回首晚風吹盡紫薇花

書湖廣省中壁

鼎湖龍去欲無天臣抱烏號淚作泉四海重瞻堯日月

萬年長履禹山川恩波浩蕩霑民物文運休明屬聖賢

竊祿四朝無寸補何堪西掖進經筵

京師送玉虛宗師還山

五

句曲山高奠楚氛神仙初祖大茅君遙天歸鶴盤秋月
幽壑潛蛟唵夜雲丹鼎神光松桂室酒壺春色澗溪芹
一從待詔西清閣石髮梳香得夢聞

送湖南李直夫憲使

君去湖南我上京思君欲見又蕪城滄波留月能歸海
江雁拖雲不到衡一代豪華誰遠識百年驚畏護靈名
好來不作男兒事有水可漁山可耕

送董慎齋左丞討賊

負劍先驅意氣閒也勝局踏著儒冠古來每說從軍樂
此去不辭行路難使節再臨民志定兵鋒一舉賊心寒
書生奮力效馳逐要寫功名久遠看

次韻危虛室過居庸

一山萬里限中原神鑿居庸百二川峰勢陡回愁障日
地形高出欲捫天風沙漠漠龍庭遠雲物沈沈鳥道穿

眼底興亡誰解寫石琴秋水學冰絃

謁先主廟二首

合散扶傾老益堅荒祠重過為悽然君臣灑落知無恨
庸蜀崎嶇亦可憐一縣山陽堯故事三年章武魏長編

錦官羽葆今何在半夜樓桑叫杜鵑

一軍南北幾扶傷長坂安行氣已王豪傑盡思為漢用
江山初不假吳強兩朝元老心雖壯再世中興事可常
寂寞永安宮畔土爭教安樂似山陽

祖孝子求母詩

冷月酸風夜長年聞哭聲母今猶在隸兒亦欲無生歧
路固多阻人神孚至情相逢還細認悲喜此時併

介春堂

眞常眞人若冰雪大年夜食清溪月誰知袖裏閣初陽
散作元春滿堂髯龍宵吼石壇秋老竹風生翻陸江

以門閥之賢入膺寄託之重非詩書不陳於上前非仁義不行於天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己西靖秦蜀東極青齊北清遼碣南鎮荆湖在中書者曾幾何年而能立法銷大患進大儒摧大姦恥身弗及伊周恥君未邁堯舜言若賢之所難爲人臣之不敢疑然三代之佐蓋將師表百世者矣天不憖遺哲人先萎雖諸子列官省臺於朕心猶懷舊德是用進以極官加之土爵於戲表賢能所以尊朝廷也假名器所以報忠貞也稽若王章得茲王美凜乎生氣天地猶存服此殊榮尙開爾後可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恆陽王仍諡文正文類十二

參政商挺贈諡制

若稽世祖聖神廣運徵聘英賢疆理天下時則有若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商挺以王佐之才濟經世之學

越自侯服召列潛藩迨臨寶祚蔚爲謀臣四鎮秦蜀而銷急變靖大亂武文迭效再入中書樞密而弘帝業固邦本啟沃采深凡中統名臣率備飾終之典矧爾斷國十有七謨遺勅在耳朕曷敢私是用製勳號定美諡躋之極官胙之吉壤於戲道積於躬君子之美利也賞延於世帝王之大賚也服茲不顯休命爾後人與有榮耀焉可贈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定

樞密趙良弼贈諡制而李

昔聖祖歸自武昌啟皇元始於中統天人胥贊宗戚叶從無何僭逆之餘輒作陸梁之態誰其將指先王使以遄征事則從權果羣凶之畢殄興言及此軫念久之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訓父僉書樞密院事良弼才周庶務而洞察其機學貫三才而不滯

于用既輸誠于佐陝亦盡瘁于行東撤蓬戍之藩籬淨
纖氛于雲棧易弁裳而冠帶渺一介于滄溟凡危衝和
煦之突來必大義純誠而自處故平生之偉績恆簡在
于宸衷宥密八年險夷一致謙謙素履具見於典刑婉
婉良籌每資于匡翼賜第之留未久引年之請彌堅雖
房喬不忘秦府之游而李泌雅志嵩陽之隱在今日孰
堪倚重顧舊臣（監）復如卿特示崇褒盍申異渥於戲迪
世以韋平之訓有蔚其華疏封於趙魏之才所憑者厚
朕將示勸卿其欽承可特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
三司追封韓國公諡文正（文類）
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美）
大裘無文可用致饗良玉韞璞孰窺至珍緬懷遺逸之
民邁種渾圓之德克昌厥後不在其身榮祿大夫陝西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曾祖父昕映畝怡愉

里閭退讓開田種（和）深期蔽日之輪困如山出雲莫測
為霖之變化子能擇上孫亦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
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慎終追遠分茅宣會矩之光崇德
報功推本叶孫枝之願（夏）茲異渥寵爾營魂可贈光祿
大夫大司徒追封趙國公諡宣懿
駿命握乾誕啟中天之運豹韜宣武叶成上國之光想
風雲之會（匪）常嘅日月之流如駛爰加顯號以慰故臣
具官董士選祖父贈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壽國公諡忠烈俊被褐潛珍棄書學劍
戎馬折衝之未慙志已出塵雲龍胥會之有開身先就
日獨立中山於艱危之際兩復真定於斂攘之間釋兵
為農所活者眾延師教子其訓益深馬革裹尸實可閔
生前之語虎頭食肉終有期沒世之榮德之厚者嗣必
昌功之著者禮必報肆朕嗣服念爾疇庸斯廣重封式

彰異數於戲修祖廟陳宗器在予君臣之交乎光王室
迪天休惟爾子孫之無斃精爽不昧寵渥其承可加贈
推忠效節翊運功臣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
趙國公仍諡忠烈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美忠孝兩立斯為佐命之殊謂
竹帛曷能以既其勳絕坐席猶足以優其禮惟祖有訓
非朕敢私具官董士選父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僉書樞
密院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諡忠獻文炳正大
剛方明允篤實起家試邑棄官差墨綬之卑杖策從軍
絕食望翠華之遠刑輕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
白日揮戈埤垠益張其羽翼長風破浪蒙衝直擣其腹
心政在養民市不易肆辟國可方於姬奭活人何減於
曹彬嶠嶠宣威南人不復反矣塞庭請討周公方且膺
之恂恂持儒者之風諤諤挺大臣之節靖念丕圖之建

采深喬木之思格於皇天雖儼若帝庭之陟降濔其大
號必有加宅之褒崇錫以嘉名胙之列國掌武襲建
牙之舊開司增立戟之榮九原如生終古永譽於戲英
才閒出足為邦家之立基盛德無瑕宜爾子孫之逢吉
載頒明制尙慰靈魂可加贈宣忠開濟佐運功臣太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仍諡忠獻

文類
十二

中丞于璋贈諡制

善人天地之紀德莫有加君子邦家之基歿猶不朽睠

懷遺直追錫殊封故資德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
丞于璋志蘊忠貞運逢熙洽慶雲甘露氣和而動植自
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猛鷲咸伏結深知於世祖參大政
於武皇澄清每振於憲綱動靜允維於國體逮朕嗣服
召卿來廷賜以繡衣執法應中端之象專茲白簡行軺
寬南顧之憂遽何馳計之間盍有崇褒之渥於戲劉寬

長厚允宜居鼎鼐之司胡廣中庸謂當久臺閣之任事
乖往古恩慰九原咨爾營魂服我休命可贈推誠肅政
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諡文簡
文類十二

太師淇陽忠武王碑

粵若稽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誕膺景運龍奮朔方
滅克烈主王可汗迺蠻主太陽可汗以至西夏西域金
源次第平時則有佐命元勳曰博兒渾曰博兒朱曰木
華里及卽寶位錫之券誓慶賞延于世世故朝廷議功
選德必首三家焉臣謹按忠武王諱月赤察兒姓許慎
氏曾大父卽博兒渾也自太祖蚤年已見神聖委心臣
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薨於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爲
第一千戶後封於淇州又食沅州六千戶贈推忠佐命
著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

人鐵魁追封淇陽王夫人子脫歡王之大父也嗣父官
佐憲宗皇帝四征不庭日闢土疆厥功爲懋薨贈推誠
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
王夫人禿滅追封淇陽王夫人子失烈門王之父也恆
鎮徼外後征六詔懷服諸蠻邁疾薨于軍贈崇仁宣理
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
人石氏金宰相女也追封淇陽王夫人夫人生王六年
王之父薨誓不他適王性仁厚儉勤事母備諸孝敬資
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皇帝雅聞其賢後閱其父之死
事也年十六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失烈
門有子矣卽命領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國制分宿衛供
奉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
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至元十七年長一怯薛明年詔
日月赤察兒秉心忠實執事敬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曉暢朝章用輒稱旨不可以其年小而遲其官可代線
真爲宣徽使制下階正議大夫兼領尙膳院光祿寺二
十年加階中奉二十六年上討反者於杭海皆陳王奏
曰丞相安童伯顏御史大夫月兒魯皆嘗受命征戰三
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今勅賊逆命敢禦天戈陛下憐臣
賜臣一戮上曰乃祖博兒渾佐我太祖無征不在無戰
不克其勳大矣卿以爲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
戰多自恥不逮然親屬橐鞬茶衛朝夕俾子一人不逢
不若爾功非小何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邪
二十七年桑葛旣立尙書省贊鼓上聽殺異己者箝天
下口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
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綱紀大紊人心
駭愕尙書平章政事也速答兒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
事告王王奮然奏劾桑葛伏誅上曰月赤察兒口伐大

姦發其蒙蔽乃以沒入桑葛黃金四百兩白金三千五
百兩及水田水磴別墅賞其清彊桑葛旣敗上以湖廣
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交趾巽夷延袤數千里其閒
土沃而人夥畬丁溪子善驚好鬪非賢方伯不能撫安
王舉合刺合孫荅刺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
德交孚飛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二十八年都水
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
淮之舟旣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上亟欲其成又
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
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卽所
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爲
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眾手成
不亟也賞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五千貫三
十年上以王佐命元勳之後廉白而能加以摧姦薦賢

遷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仍宣徽使明年成宗皇帝登極制日月赤察兒盡其誠力深其謨謀抒忠於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兩使如故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奉正朔垂三十年時入爲寇恆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或失命王亞晉王甘麻刺以督之是年海都篤娃入寇我爲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敵大崩潰海都篤娃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誅梟恩威服於敵人厥後篤娃來請臣附時武宗皇帝亦在軍王遣使與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篤娃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反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罷於討伐無有已時矣

篤娃之妻我弟馬兀合刺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眾議爲允旣遣始以事聞上曰公深識機宜旣而馬兀合刺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冬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之以威啖之以利滅里鐵木兒乃降其部人驚潰王遣禿滿鐵木兒察忽將萬眾深入其部人亦降察八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眾至是我軍掩取妻子及其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十一年武宗入踐天位詔曰公弼亮三朝薦立武功朕嘉賴焉察八兒女燕鐵木兒帝室之胤今以妻公賜公以世祖晏幙成宗御輦及幙人樂工海東白鶻文豹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戴而察八兒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願爲國患臣以爲昔者篤娃先眾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使不我

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上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阿荅罕三撒海地王既移軍察八兒禿苦滅欲奔款徹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以^①蓋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戰野勳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宣忠底績清謐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猷又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相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藩將領實瞻公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四年王入朝今上皇帝燕之於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疾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于大都私第之正寢是夕大雨春秋六十有三皇太后賻鈔二萬五千貫土敕少府以香木爲棺給驛馬百送葬北地

詔議飾終之典翰林臣請贈宣忠安遠佐運弼亮功臣太常臣請謚忠武宰相請其階官封如故制曰可夫人抹開公主宗王幹赤孫女也也遜真公主宗王塔察兒孫女魯王脫脫女兒也燕鐵木兒公主既察八兒女也赤鄰別速氏千戶玉龍鐵木兒女也完澤扎刺兒氏忽都台扎刺兒氏右丞相東平王女弟也並封淇陽王夫人子男七人曰塔刺海夫人赤鄰所生端良剛毅有古大臣風至元三十年佩金虎符特授昭勇大將軍左都威衛使大德元年三月加階昭武七月遷榮祿大夫徽政使仍左都威衛使四年兼樞密副使六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八年兼宣徽使十年閏正月加光祿大夫七月遷知樞密院事武宗卽位之歲五月詔曰卿事裕宗皇帝裕聖皇后爲善則多不善則不聞也卿其相朕奏曰中書大政所出細而金穀銓選臣國人也素未嘗學樞密

宣徽政三使所領已繁又長怯辭及春秋隨駕蒐獮誠不敢舍是以奸大政固辭制曰卿元勳賢嗣舍卿復孰相哉其勿辭拜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仍領餘職他日詔曰成宗常賜卿江南田六千畝今加賜四千奏曰萬畝之田歲入萬石臣待罪宰相先規已利人謂臣何江南民力極矣請辭萬石之入入官以蘇民力上悅而允六月拜太保錄軍國重事太子太師加階開府儀同三司依前左丞相七月拜右丞相監修國史師保領錄如故未幾上手授太尉印奏曰世祖未嘗以此官官人臣不宜受奏可至大改元加領中政使其年四月二十有四日從幸上都至懷來以疾薨贈智威懷忠昭德佐治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諡輝武夫人朔思蠻公主宗王察帶孫女也里干公主宗王失禿兒女齊王八不沙女兒也木忽里宿敦官人孫女也並封

淇陽王夫人曰馬刺夫人完澤所生由內供奉爲太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武宗時奏曰臣家以武顯而臣方壯不效節於大敵臣羞此生上大悅授光祿大夫假左丞相行太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于北軍夫人孛澤公主宗王月魯女也梭兒合公主宗王幹羅思女也宗蹠丁宣徽使怯烈女也白狐頭抹開公主所生六歲時裕聖皇后命侍武宗武宗出撫北軍年十八今上淵潛時領府中四怯辭大官服奉御是年六月特授榮祿大夫宣徽使九月加儀同三司右丞相仍賜江南良田萬畝奏曰臣首受此田指以求賜者多矣臣願還出縣官有敕依至大元年二月加階開府兼尙服使九月加中政使十月拜太師兼前衛親軍都指揮使阿速衛指揮使左都威衛使丞相宣徽尙服中政等使如故十一月上面諭曰公祖父宣力我家公之輔朕克謙克謹小心範

物今旌德錄功爵公爲郡王已敕主者施行奏曰臣年
德俱少所領事多恆懼獲罪王爵至重臣不敢受上曰
公辭之良是然誰如公乃賜海東白鶻文豹二年兼知
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如錄軍國重事五月左右部諸王
宗戚大會于上都會歸例皆有賜而舊分忠武王黃金
五十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錦綺五段上曰特賜太師如
其父分奏曰父所受已重醜賞何可滂沛臣家準奏十
月上命爲尚書省大丞相奏曰尚書省銓選刑名非臣
所諧乞請新命上悅其誠聽焉今上之初詔曰公輔先
帝盡忠無隱廉介貞白今命公嗣父長怯辭皇慶改元
正月佩父印嗣淇陽王制下階仍開府儀同三司夫人
八藍荅里公主楚王牙忽都女也曰迭禿兒也不干抹
開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也先鐵木兒曰奴刺丁並也遜
眞公主所生內供奉曰白都庶出女七人曰也遜眞爲

不干怯辭夫人曰蒙哥爲魯王愛牙赤妃曰閱闊失爲
宗王小辭妃曰梭台爲宗王罕差妃曰燕哥曰晏忽都
未適曰寶奴爲宗王徹徹禿妃孫男五人曰鐵木兒也
不干丞相子也昭勇大將軍嗣左都衛使遷中奉大夫
通政使曰完者鐵木兒丞相子也曰按馬思不花曰阿
荅火者並淇陽王子也曰合八沙輝武王子也孫女五
人曰八迭兒爲宗王沙刺班妃曰奴只罕爲親王朔思
班妃曰不魯合只罕爲越王阿刺荅失里妃曰卯兒罕
曰班丹俱幼曾孫一人朵烈不花鐵木兒也不干子也
王旣葬二年樞密副使野訥傳詔中書曰故淇陽忠武
王其視故廣平十一月兒魯爲之建碑都城健德門外
命翰林直學士明善撰碑文平章政事珪書丹翰林學
士貫篆額臣旣受命懼不克奉明詔乃從其家得其世
次行實則斂衽而論曰惟天朝一家九州四海遐邇畏

威懷德者蓋許慎氏與有力焉惟許慎氏五世六王六
太師始終恩數赫奕者實天朝有大造焉然忠武王之
爲父輝武王丞相淇陽王之爲子以慈以孝移仁移忠
宜乎男婚帝族女媿王家入垂子則出垂臣範巖巖焉
敢稽首而爲之銘詞曰

維天有命聖人膺之維聖創業賢臣興之維家開國孝
子承之嗚呼休哉孰足徵之赫赫太祖實啟帝圖桓桓
淇王爲帝前驅淇王子孫四世惟肖倚忠武王克忠克
孝爰稽忠武始事世祖夙夜左右無怠寒暑親猶股肱
親猶腹心我聞古人斯焉在今朝有柄臣肆其欺姦廷
爭面指羣罪不瞞舉賢於側才足經國試諸方伯竟爲
良弼帝曰上賢可保可師爾卿大夫及予倚毗北有金
山世扞反者朝用旰食邊將汗馬詔往督師衣食予士

毋使寒飢招徠迷子凡十一年反者破膽投戈自縛執
迷孰敢敵人有言昔也狂醒使我盜兵蒙與天爭天子
神聖公甚英明賴公之英得爲天氓帝曰公功進爵爲
王旅力尙強永清我疆驅馬來朝告我今皇一疾不起
兩宮震傷節終旣備登嗣之良忠武之子三相兩師婦
皆王女女皆王妃古亦有君莫我君仁古亦有臣莫忠
武純烈烈大勳與日同曜淇陽眞封子孫世紹忠武神
靈從帝遊天勒詩貞石垂美萬年

文類二十三

靈於帝... 知縣... 清王... 兩宮... 王... 輒聖... 我... 我... 我...

清河集卷二

丞相東平忠憲王碑

皇帝嗣寶... 年制贈乃祖孔温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 封魯國王諡忠武賜碑額曰元勳世德廟食東平別賜... 故中書右丞相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東平忠憲王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碑建大都... 良鄉之通達猗歟盛哉是舉也其思烈祖創業之艱念... 功臣宣忠之亟勉丞相奮庸之恭歟臣承詔猥當執筆... 謹按東平王世家忠憲王諱安同姓扎刺爾氏五世祖... 是為忠宣王親連天家世不婚姻太祖皇帝起兵與乃

蠻人戰我師敗績七騎走利追兵尾及困乏絕食忠宣
多力走水次縛致二歲橐駝炙其肉啖太祖太祖馬憊
六人相顧忠宣遂以己馬濟太祖步射賊而死于五人
第三子曰忠武王是爲忠憲王高祖忠武與博爾朮博
爾忽赤老温佐太祖定天下號爲四傑太祖戰失利單
走澤中天大雪忠武與博爾朮張馬韉蔽太祖臥旦起
視跡二人之足不移太祖從三十騎行礪谷間遇羣盜
突射忠武三發三殪徐撤馬韉障太祖叱騎戰賊賊問
知忠武名乃解去克烈主王可罕忌太祖嚴兵襲我我
得其謀太祖與忠武等悉精銳迎擊王可罕敗走死諸
部以次服太祖卽大位官制簡止置萬戶二乃以忠武
爲左萬戶從破金師二十萬於野狐嶺北師由紫荆口
入忠武專征遼東西諸郡諸郡悉平詔授太師國王都
行省承制行事賜券傳國永世太行迤南盡委經略金

主奔汴忠武建牙雲燕南平趙魏東定齊魯西擊晉秦
中原之地盡爲國守四十年閒無役不從無戰不在破
國覆邑惜殺禁剽風降景附懷仁歸義癸未三月薨於
聞喜遺命以未滅金爲恨子曰孛魯忠憲王曾祖也
嗣國王奉詔討夏攻銀肅二州斬甲首數萬擒大將塔
海詔分諸功臣邑門功第一食東平郡李全盜據益都
帥師圍全全窮出降山東安戊子三月薨於鴈山子七
人塔思嗣國王忠憲王祖考也夙以忠孝自許奮曰大
丈夫受恩明主要須決機兩陣之閒取功名以報國家
庶不墮我先烈太宗皇帝攻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
中追斬守將從戰金師于三峰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
完顏合達樞密移刺蒲兀朝行在所上顧之曰先帝肆
天功建鴻業諸國悉皆臣妾獨爾東南鳴張一隅朕欲
援桴鼓衆親繫孱王爾意何居起對曰臣不逮先臣武

然奉天子威靈汎埽淮浙取彼山川歸我版籍臣敢不以死自力政爾不煩大駕蹂卑溼之地上喜曰塔思終能成我大志從皇子曲出南征拔宋棗陽侵郢陷光州略安慶己亥三月薨第三子曰霸都魯忠憲王父也憲宗皇帝命佐世祖軍由蔡伐宋馳檄諭江淮人帥師與世祖會鄂渚憲宗崩內難方訖世祖以武靖總師留戍而還及踐大寶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都魯之力也蓋昔者與論形勢之地武靖曰帝者必居中撫八極朝覲會同道里惟均中都南俯吳越北接朔漠左控燕齊右挾韓晉大王必欲佐天子一大統非此不可至是定都於燕故有此旨未幾薨於軍大德八年制贈推誠宣力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諡武靖夫人弘吉烈氏昭睿順聖皇后之兄也追封東平王夫人子男四人長即忠憲王次定同次霸虎帶次和同嗣

國王女二人長適國戚木蘇次適太傅淮安忠武王伯顏恭惟忠憲王自中統初年世祖皇帝命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太夫人入朝皇后一日上適叩及忠憲太夫人起奏曰妾不敢自薦妾子以欺罔聖聽安同年少公輔器也上曰以何期之太夫人曰朝回必求魁公論天下事未嘗目一輕淺謂以是也上默然四年反者平執叛黨千餘人論之如法上問曰朕欲悉死此黨時年十六對曰兩主爭國彼安知有陛下且甫定神器不推曠蕩之恩顧奮私憾殺無罪人何以安反側上驚曰少年何以得老成語卿言誠開朕懷千人皆生至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別食四千戶辭曰蕞爾宋竊號江南方宏聖略奮神武以臣謬膺宰相獻笑三方宋孱生侮上改容有閒曰熟思無以踰卿其勿辭奏請燕王省可中書大政奏召大儒許衡衡至詔議中書事衡

辭以疾忠憲親候於邸語移時甚契及還籌思累日不釋上特召衡諭之曰安同練事未熟善左右之卿所陳語使達朕衡對曰丞相資識聰敏雅有定操稽古獻議卽解要領臣敢不竭愚罄有四年奏曰碩德如姚樞輩三二人可議中書省事上曰此輩固宜優禮五年阿合馬議立尙書省乃先奏忠憲三公詔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同國之柱石一日不可出中書進三公是崇以虛名奪其實權也眾起和之事挫不行六年大兵伐宋先規襄樊廟謨也七年奏曰臣近言尙書省宣奏如制其大政令大章程聽與臣議然後得聞今尙書臣違詔徑行上曰阿合馬恃朕信用敢爾自專勅尙書如前詔八年陝西行省臣言歲饑盜熾若不顯戮無以威眾奏曰盜犯強竊當罪重輕一切處死法何以立罪入死者待報從之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弘吉烈氏以

玉冊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十一年劾奏阿合馬欺國害民有徵數事又奏各部及大都路官阿合馬奏擬非人乞加黜汰十二年詔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出鎮北圍遂留極邊十年不與朝廷通二十一年三月從北平王歸上召入勞之留語臥內四鼓而出冬十一月復拜中書右丞相進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略曰人思至元初治不能忘也去春丞相安同還自北邊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治期可立而待果承恩命再領中書貴賤老幼喜動京師時政之治與不治民心之安與不安繫丞相之用與不用爾又如大夫王速鐵木兒丞相伯顏朝廷專任三相事事咨而後行無使纖人從旁沮撓能者進能善者行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又安用掎克在位倚以爲治哉

其年世榮敗中書條上世榮所爲培克諸事詔皆罷之
奏漕司諸官上曰平章右丞固取朕裁餘皆卿事願欲
一一相煩有失寄託初意因奏曰比覺聖意欲倚近習
爲耳目者臣猥列台司所行非道從其彈射罪從上賜
奈何近習伺閒抵隙援引姦黨曰某人與某官以所署
事目付中書曰準勅施行臣謂銓選自有成憲若此廢
格不行必有短臣於上者幸陛下察之上曰卿言甚是
妄奏者入上其名二十四年上決意立尙書省奏曰臣
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葛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
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尙書省屢上中書
印不許明年罷相止掌環衛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
薨於京師樂安里第春秋四十有九上悼惜久之曰人
言丞相病朕謂不然果喪良輔詔重臣監護喪事家老
一無所受素車樸馬歸葬只闌禿之先塋忠憲王疑然

若山莫捫其高湛然若淵莫測其深其粹如玉其精如
金其嚴如秋其溫如春夷險安危死生榮辱確乎中處
一皆不動年十八入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士如史
丞相天澤姚左丞樞許左丞衡商參政挺寶學士默尤
傑者也立御史臺以正紀綱立太常寺以崇禮樂剷除
苛虐開布寬平抑奢尚儉薄征厚施由是朝廷清明海
內盈壹倉庫滿盈年穀屢豐天子嘉之曰安同爲相朕
寢乃熟時向承平方與諸儒經畫典制贊理樞機以宗
社尊安爲己任以民物阜豐爲己責一政失平一物失
所慘然不樂改而後己公退府南開一閣延進賢士大
夫講論古今治道評品人物得失疊疊應接不倦而請
謁絕跡於清門居第一堂一廚或請創兩廡粗備燕息
者乃曰身足於庇完矣餘室何用神觀端嚴望而尊敬
每旦暮出入過者拱立目送曰是吾安相也及薨木介

三日天下聞之識與不識無不驚哀至有失聲者曰賢相死矣吾復何望薨後十年御史臺及集賢諸儒請加贈諡以昭明德制下乃有今爵封諡以及父武靖王夫人怯烈氏封東平王夫人子兀都台嗣掌環衛成宗皇帝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領太常寺事大德六年正月十一日薨年三十有一武宗皇帝制贈輸誠保德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忠簡婦篤思刺氏封東平王夫人男孫一人卽今丞相女孫一人適淮安忠武王之孫樞密副使囊家帶之子同僉樞密院事相嘉碩利丞相幼從太夫人鞠育稍長兼事華學凝然端大已兆偉度年十二事武宗嗣掌環衛仁宗皇帝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使俄遷榮祿大夫大司徒太常如故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延祐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月陟百揆自初仕介

特不阿剛廉有制眾已有忠憲王之望及作相上輔聖主下率羣僚恪司彝憲壹徇至公明嚴峻潔苞苴自絕方爾謀叶八座道卽天工共成聖元無大之業臣稽首論曰忠憲王襲累葉之勲抱絕倫之德膺世祖紹統之初際聖代建極之盛天度夙成英猷大肆遠徵近禮廣詢博采鴻儒獻其所蘊智士竭其所至治化油然以隆風俗淡焉以厚至元之初何減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理期之致益收效所書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顯烈寡傳第功絜德爲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於前或承於後論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乎其始出鎮也誰歟其再罷相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合馬桑葛也之二罪魁誰與並立長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煙有時蒙蔽眞風元氣蕩滌幹旋廓乎清明可跂而睹忠憲王之表表在天下是已

若夫紀竹帛銘鍾鼎光在邦家不得騰實同里而垂休
華夏播烈蠻夷未必不在斯文其辭曰
正統天靳不承以昇猗維帝元眷命無已烈烈太祖眾
始一旅四傑起輔如龍如虎敵師陸梁走捷之楚諸部
大人崩角啟處侃侃忠武秉鉞專征薄伐遼霽至于海
城戮頑植愿百邑告寧乃趙乃魏自燕南兵齊魯歸明
血戰晉并斬關入秦咸鳳莫京取厥鯢鯨耄倪不驚金
人扼河跼踏偷生有據上游帝建九旂有開與圖帝撫
八州於穆世皇暎出東方爰相忠憲抒誠進良兩相廿
年萬彙皆昌徵車四馳元老奏康更衰迭進無材不揚
文物其章化道之祥而圖也大而見也定而行也公而
守也正巍然山立賞淑罰慝風行萬國定知誰力忠憲
之職世皇之德繫今丞相相明天子天子倚毗臣無有
比何以熙載第思盡已地紀天經日月重明民安物阜

海寓晏清布寫公方持守盈成維祖規模維孫儀刑在
履之貞在繼之靈文武三相聖輔三帝光輝接日勳庸
蓋世維元世萬維帝葉千維無窮年尚徵相賢尋河可
源凌岱可巔荷稽高遠靡趾方邊景行其全不在斯鐫
不在斯鐫奚永夫傳質之自天風雲與宣文鼇負石炳
耀山

文類二十四

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天以正統命帝元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爾朮木華黎
博兒忽赤老温四傑輔之滅克烈滅乃蠻滅夏滅金乃
有天下三分之一宋承中華之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
盡有荆揚益三州之野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弘大略
發兵二十萬授丞相伯顏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
勞造化儁功偉烈寔由折衝四傑開之於其前一相擴
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于億

萬維年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廟廷有以也夫謹按太傅淮安忠武王諱伯顏姓八鄰氏蒙古部人曾祖考尤律哥圖以其兵從太祖討定諸部嘗爲千夫長贈推忠贊治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郡王諡武定祖考阿剌嗣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從憲宗皇帝征蜀卒於軍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諡武康考曉古台佐宗王旭烈開西域執國事以沒贈崇仁迪慶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諡武靖至元初年王奉使天子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遣介還報建謀發令才恆出廷臣上由是上愈益賢之勅中書右丞相安同女弟昭睿順聖皇后姊之女女王若曰爲伯顏婦不慙爾氏矣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慶明朝野晏清號爲極治七年

改同知樞密院事十年持節奉玉冊立燕王爲皇太子十一年復拜左丞相總襄陽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今體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箠嚴禡師啟行薄郢州洪水溢塗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度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郢城恃江爲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盪舟而過郢將將三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平章阿朮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禽沙洋守將壓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賊下不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黃順金符上爲招討使炫其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款遣別帥受之降阿朮公使右丞相阿里海牙來期渡江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公自來王曰此大事也主上委吾二人餘可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

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
夏貴來援我遣奇兵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岸宋
戰艦屬江餘三十里我以白鷁千艘爭陽邏堡夏貴分
兵拒戰命阿朮公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
二月也明旦王戰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逸夏貴諸將
請曰貴大將而逸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
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
我師既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阿朮武勇將校
用命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
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人皆下留阿里海牙守
之規取荆湖王與阿朮公等東兵興國斬黃南康江州
望旗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二月
都督賈似道舟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索戰軍容
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府符印斬虜

無算太平寧國建康無爲鎮巢皆送筦籥請城主行省
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賑飢發醫起病
人大歡喜曰此王者之師也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
候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
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遺患留悔矣上語使者曰
詔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
丞相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以阿朮爲左丞相賜從
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於淮安同左丞相
圍揚州未下十月王馳至鎮江分軍三道參政阿刺罕
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
軍出常州道咸會臨安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
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
師果降阿刺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
來請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皋亭山宋主遣其臣齎

國璽奉表納土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
府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衛罷易官
府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為天助宋主求見
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左丞董文炳鎮臨安經略
閩越四月獻宋主趙昀謝后全后于上都上御大安殿
降封昀為瀛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上勞王王再
拜謝曰奉陛下成算阿尤效力臣具員而已何有功能
詔以陵州滕州增食戶為六千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
宗王失烈吉畔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
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失烈吉走
死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鎮諭太子曰伯顏才兼
將相行全忠孝故命汝從皇太子次舍必與論天下事
待有加禮別吉里迷失者嘗誣王以死是年得誅罪勅
王臨視王與之酒愴然不顧而上問其故對曰彼罪

自致臣若臨刑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賞其量二十
二年宗王阿只吉失律詔王代總北軍遠斥候謹隄防
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避二
十四年宗王乃顏將反報者選至詔王覘之多載衣裘
以往至其境輒賜驛人乃顏讎王王以大義語乃顏乃
顏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道以
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遞遂脫追騎以其實聞
佐上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帥漢軍得以漢法戰金剛奴
塔不帶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陣而走及禽乃顏
王之謀畫居多二十六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
事總北軍討叛王明里鐵木兒大戰敗之明日搜其伏
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諭明里鐵木兒其人奉書以
泣有譖王於上者詔以御史大夫月兒魯那演代之居
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使語大夫曰所至

姑止待我翦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進
我退如是而南七日眾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
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
持重而殿邀之則遁誘使深入一戰可禽諸軍必欲速
戰戰非吾憚果失海都誰任其咎眾曰請任之王麾軍
邀擊敵兵大敗殺虜幾絕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
授印而去三十年十二月驛召至大同上不豫明年正
月宮車晏駕遣使召成宗於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
兵馬使請日在鳴暮鍾日出鳴晨鍾問其故對曰防變
起也王曰汝將爲賊耶其如平日宰臣請誅盜內府銀
者曰幸赦而盜不可長也王曰盜何時無今以誰命誅
人其守正體大多類此四月成宗卽皇帝位于上都大
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按劔陳祖宗寶訓述所以立成
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五月加開府儀

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上意欲王
入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兩罌美酒我與諸
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
陳非便樞密臣庇之有詔問王王已病張目對曰罷行
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國事爲完三院遂罷是歲十二
月薨于京師甘棠里第春秋五十有九遣重臣來賻勅
百官送葬送者盡哀葬於白只刺山之先塋夫人別宿
眞卽扎刺爾氏封淮安王夫人再娶斗奴氏生三男子
買的正議大夫僉樞密院事囊加台通奉大夫樞密副
使朵眞普未仕俱卒副樞娶丞相興元王孫中政使買
苟之女生一男子一女子男相嘉碩利正議大夫同僉
樞密院事女適資德大夫大都留守晃兀兒不華王薨
成宗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
淮安王謚忠武仁宗皇帝賜鈔十萬貫昇江浙省臣廟

祀臨安皇上勅建碑於都城之郊賜額曰開國元勳佐
命大臣之碑命臣明善製其刻文臣聞忠武王天質高
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有爲遇大
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愠莫測恆負天下之重以神器
尊安爲務仁視羣品無間親疏義使英材無比適莫故
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將二十萬猶將一人賞
罰信紀律彰大將稟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
父母未嘗妄戮一卒未嘗妄殘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
聲色不足惑其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雞犬
無驚歸馬蕭然囊惟衣被畢事還朝口不言功連出總
師無役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閒氣良相名將見諸
行事乃知宇宙之閒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弼成正統
騰耀始日力扶寶運播烈終年請卽是而作頌頌曰
世祖聖神地翕天開陽施陰閱鼓盪風雷駕馭羣才鞭

笞九垓糞掃兇菑祥慶有來糾糾雄豪英英俊髦樂世
之遭陋時之逃或秉樞機或建旗旄纓冠自獻文奮武
招維忠武王胥會明良雄圖遠韻聖度恢張制曰伊賢
當吏天子左官諸侯奚爾器使乃命之相乃命之將爰
資弼亮爰資開盪嗟茲中土鼎峙三主旣殄其二一也
無武天生聖人賚之良臣頸組厥君稽顙軍門東涉扶
桑西跡虞淵北盡窮髮南極島蠻咸受正朔襲我衣冠
委勳不居歸衛帝廬出總北師馬騰士娛輿目睚盱望
入中書鉅材乃儲翊運是須肅將天威劍而登殿揚命
羣王羣王自慙策帝御天下拜登讌是日微王慶會幾
變始知世祖神幾先見故抑王庸留垂後憲稽其一德
始終交盡抒誠兩朝力殫無靳進官三公心不增隆追
爵一王道不加崇維王達節高抱孤忠維王獻能茂建
元功紀勩竹帛鑄銘鼎鍾並日不滅與國無窮勅臣作

頌勒之貞石昭示萬國永著臣則

文類二十四

清河集卷三

頌勒之貞石昭示萬國永著臣則
文類二十四
清河集卷三

清河集卷四

機槎亭記

汲人張君錫氏作機槎亭志怪者云海與天河通蓋有

人乘槎至斗牛閒微而慕之故以名亭昔君錫挾能放

游浮河達淮亂江而南歷吳越西至於鄂衡又至於沅

澧踰洞庭下彭蠡內齋劄中息於水腹奪晶於覆柳漸

於罇或再月不得抵所止舟師候祥盲風焱作水與風

爭艫舳崩傾檣折柁敗森無底戾又雨且暮游二十年

不知幾此遭矣怠而北歸有官留中意必夜悸於夢朝
休於見猶事於槎亦何謂邪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今
吾完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眾乎環燕千里無湖江
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者壽昌嗣終不逢不若宜
也嘗試徵余二十年閒或者服食百忌步乘有擇武導

晝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噤見獲則聲功亟詫非不牢
自謀也一旦若輕塵驚風漠無蹤嚮者抑何也其所居
甚海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爭立將解剝彼且安之固
亦危我矣雖然世所共安而不之危者非大地乎然載
萬物者地也載地者水也火水石土合為地體并水而
載之者天也地不為大舟乎天不為大水乎實大舟運
大水其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泯器當有敝十二萬年之
後又誰知果不并大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與槎本無
也無又何待於槎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地且不能
自有何有於物雖然寄吾於槎猶萬物之寄於地同寄
也又奚安奚危哉余曰子之號達矣曠矣其情盍求夫
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
使無不容宇諸外使無不載道為之楫時為之颿泊之
於義渚繫之於德淵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洩託大水

之運而不覆颿颿乎泱泱乎槎之進乎是也至矣文類

順州儀門記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
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貶也南門蓋魯君之皋門也新作
者改舊剏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則左氏之誣也
諸侯三門皋門應門路門今之州準古伯子男之國作
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儀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
從民志且非爽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温
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
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繁蔚為饒郡郡城
據亢爽地而四下郡廨特當其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
亢之尋常郡人以不屋於其上為恥屋焉則鼓角於斯
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大四年

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大和民
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害
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
迺謀諸監郡某將建岑樓於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割俸
金以偕俄而州人故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
石公及諸名士或寫之材或予錢米民皆子趨以獻工
役肇事於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於二年夏六月規制
端大輪奐丹雘歛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
雖五十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山
也潮潞二水會於白潏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集通之
橋下其西南則天都霄漢觚稜金爵隱然鬱蔥佳氣之
閒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是不可
不著興建之歲月也迺託右丞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
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遂爲據經而述之俾知

今之州準古諸侯之國不爲不重興作制備而從民志
也則太史喜爲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名勦民者爲春
秋之所貶君子慎諸

文類二十九

武昌路學記

武昌墉山而城塹江而池挾滇益引荆吳據楚中而履
南越宋人二百年閒峙綫鍛兵岌爲邊壘帝元一四海
而家之池也不足乎深城也不足乎高恤刑尙德武弛
文張民日趨於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建侯樹屏表
疆明制及此焉行申書省而統四道宣慰使元將大吏
咸走節下聽約束奉期會然則武昌自爲重鎮矣凡夫
表厲化導之具宜有以倡庶方而厲羣目獨廟學陋小
不稱司憲者如詔興言保釐者責功郡守振紀有嚴營
畫是亟禮殿東廡西廡戟門儀門齋廬爲屋五十餘閒
端大堅緻丹碧藻繪象設筵帟皆視儀度尊豆鍾磬不

爽典祀惟講堂經閣諸室不剏而葺歲丁巳五月肇基
越己未十有二月告成學後曰鶴山書堂者廢而入於
豪奪徵劑歸公方議勒石紀始而除者得龜趺于埋中
別致貞碑於湖南明善適參政行省兩府來相與言曰
眾心一公奏厥完美期奉天明思勸民職而已惟是彰
今而垂後者咸願有作謬嘗上直翰林曷敢拂乎雅命
然記事必載其實興學當原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
先師學之有廟漢以還始聞也孔子先聖顏氏先師唐
以來始定也由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敦夫學非
制也謂報焉在是抑微也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而理
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推功絜德天地
實參斯報之圖罔極何從聖朝龍奮北天弓劍辟國顧
乃首尊孔氏旌用儒生列聖錫禮崇祀加謚增秩若稽
典則昭陳政化揚科比士登賢建官不有望於聖道贊

化天下乎夫道不_①邈以為高不空寂以為深大則充
周乎萬物小則流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權周密蓋不
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亦不離綱常事為之閒矣若夫
盡學士之上達極聖賢之能事固非指顧可會文辭可
判而君子也而賢者也不諄諄歎德言曰君子德非徒
德才者曰賢者才非徒才道明義著智周行圓其用而
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近者化而遠者格
為良臣為大人為節士為真儒非由外假端在我爾無
師而興固曰豪傑受業而成孰謂凡民美哉簪裳入學
肅瞻新廟斯弦誦相規相誨_②然巖巖焉本學者
養正以成聖功未學者游藝以獻春官乃散骸乃壽張
聲焉無所入也懵焉善距來也穹屋華題資爾燕閒德
求而無以徵之才求而無以齊之哀哉匪但退作室之
初心無乃孤崇儒之明詔乎武昌南服列城言言百辟

承風多士砥節或挾能而起或抱璞而潛聲光侈其不
過吾爾恧焉矣雖然山川流峙風氣融結瑞不歸於鳳
麟寶不期於金璧偉人魁士羣出而為國家之屏之翰
也將自今日北文類二石存佚二湖

保定路孔子廟講堂記

皇上天縱神聖妙覽百氏謂儒者守三綱五常之道如
握斯固若曰施□□□□□□□□□□□□□□□□□□□□□□
俗於是軼唐宋髣髴周漢大布取士之法天下長受翕
然□□□□□□□□□□□□□□□□□□□□□□□□□□□□□□□□□□
得以才進矣保定密邇京畿承風為最先適總管□□□□□□□□□□□□
從事學官顧瞻齋廬不稱施設而講堂庠陋甚舍菜禮
舍不廣何以為弦誦游息之所師無以傳其道弟子無

師□□常□□之□為□僉曰□□日云吉經歷馮仁

敦匠盡撤其弊而一新之為堂七間承堂之房二閒□

西日新東日時習教授學正學錄皆有館而廚□□

年春暨秋孟一資郡之別錢而民不告勞又曰□□□

其入又子母錢萬貫月取其子為舍□□□□□□□□□□□□□□□□

賢守百廢以興方□□□□□□□□□□□□□□□□□□□□□□□□□□□□

先教詎可□□□□□□□□□□□□□□□□□□□□□□□□□□□□□□□□□□

勤者何業上固曰儒者固守綱常之道淵乎大哉聖言

之切也而經傳所述誠不是過師者苟能明諸此弟子

□□□

□□□

□□□

□□□

□□□

苟能□□□□□□□□□□之□有以副明詔矣往
年賜進士及第出身燕迤南蓋可數也豈清謹之士懷
良抱材不□□□□□□□□□□□□□□□□□□□□
將定見之嗚呼道哉小無內而大無外學無方而進有
序□□□□□□□□□□□□□□□□□□□□□□□□□□
忠臣烈士國家有以收其效矣登夫堂而講之者是何
講哉故曰學以明人□□□□□□□□□□□□□□□□□□□□
□也有真儒者出雖不見用沒世無悶保人士尙勉之
哉保之守尙□□□□□□□□□□□□□□□□□□□□□□□□
佐其役者副達魯花赤哈答治中塔刺海府判韓時麟
推官張瑄趙貞知事□□□□□□□□□□□□□□□□□□□□
佑聖觀重建^玄武殿記□□□□□□□□□□□□□□□□□□□□
杭州佑聖觀宋^{淳熙}年始建住持祖仇君安一嗣十有五
而陸君宗輔嘗更新之元貞元年制以王君壽衍住持

提點越八年事有可書者載諸石王君入朝元武殿焚
提點觀事吳君存真方任厥復制以孫君益謙住持提
點進其徒曰教風攸振未必不始諸道寓矧杭人士之
雅所奏假者不復之昭吾忘事且何從祝釐于上而下
亦無於誠薦也遂偕吳君協力僦功索帑膾資財賦總
管張顯泉府卿范宇暨杭土翁泳許夢斗翁仲源各來
輸羣細積鉅用得饒經營勿亟丞之圖始大德七年
三月訖八年三月底于成厥費萬計廣之百一十尺高
之七十尺髹塗塗錮不侈而文有赫斯頌筵幕清邃厥
稱神棲明年以餘力樹修廊又明年嚴繪壁潔齋廬師
居徒館罔不飭整今年春孫君吳君繼來朝質其事於
^玄教嗣師崇文宏道^玄德真人真人曰世祖皇帝之既
成新都也龜蛇冬見新城西偏館之七日忽不見上神
之爲建昭應之宮成宗皇帝榮功懋神加元聖仁威于

宋之所崇帝號聖元紹百代正統一四海而帝之肇基
朔方卒獲斯應是揚靈顯於大者如此杭為吳會宋嘗
國之百年物阜人夥燕以南無與為大而(玄)武殿又杭
之大禱禮(玄)羣聚咸賴依私是旁澤遺賴於細者
又如此不金石刻斯無以騰神實詔能嗣俾為之文虛
生一一生水道家師一水之神(玄)危七宿文錯
成象位北故曰(玄)體不故曰武物資始終故兩陰陽互
宅故交子當坤復之間陰極陽生萬物之元必有主宰
(玄)又(玄)天帝昔之王者必郊而五帝次亞昊天羣祀
類從今(玄)武之有祠實此宗也儀以義起而極其稱謂
則始諸宋使天下之(玄)屬寅走于其象設者果
有以翊運作福元元與不爾彼奚其質質焉將事于無
效也其亦聖人當出其下物化神設先事讐與不爾嗣
師之言迺徵於目者也雖然(玄)武法天以行而妙用不

測謂之隱邪外柔內明施(玄)沕(玄)著矣謂之顯邪
廟貌彤崇陟降布寫兆朕微矣至若素履潔齋無禱猶
孚祝史矯舉不福無良蓋神與人一餒義則二鏡物(玄)
(玄)聰明奚在奉常歲舉典祀秩千無文不顯大神有開
厥初繼自今風雨宜穀麥人康食而無或艱阻用長我
大厯服以至於億萬年日月所照荷神之休其無斁而
豈惟杭人夫究心罷力勇于基植誰不曰陰厚吾之所
獲顧不於(玄)歸(玄)兆人(玄)歸而國焉是歸其進於道者
之所為也敢白隱美聲之悠久銘曰(玄)顯相我元宇之象求變
國祀欽天殷薦無文維神司北顯相我元宇之象求變
見何所儼乎參前謂(玄)而武杭人有言今雅依私不謙
神處而室奚歸憲憲其微穆穆其凝其凝其冥膚奏爾
靈載崇明祀來格來(玄)主祠修能純嘏虔告繫國而家
罔或不淑勒石中唐聲功今始登世于千敬事無止(兩)

居室而強之名非古也名而名之曰虛厥義宏也非古而從爲之文溢辭也義宏而或已於言聞於理也嘗試爲虛室之記曰截十二珎參差地中以宗黃鍾之長由是制八器寓五音百王之樂以之而變掇二十八字爲母錯綜四韻唱而和之萬七千二十四聲音以之而盡雷奮地中雲族而雨甲者坼蟄者起同宣脈沐達於無垠入於無際氣卽之而流形物由焉以各化大塊噫氣厲則鼓盪眾峙和則嘘撓萬植洶洶焉蓬蓬焉上無高也下無堅也旁無遠也謂夫穹窿而蒼蒼者天也龐雜而荒荒者地也蒼蒼者無體莫然旋氣也荒荒者亦無體块然凝氣也凝非不入也而天闢之旋非有閒也而地翕之人物子於兩閒陰陽司其生死旦夜一瞑眎也

開閉一成虧也雖然此徒以虛觀之也指一草而質焉句於土中甲於地上牙葉枝幹而華實又生也指一佳而質焉卵也殼也俄而鳥也鳥復卵而殼也火也潛石擊之則然續之則燎水也母氣氣止濶滋匯而淵海謂天無體舍日月星辰以求之并天亦無謂地無體舍水火石土以求之并地亦無蓋象於上者一不實天道廢矣形於下者一不實地道廢矣乾不一實感坤不一實應凡子於其閒者幾乎其熄矣而況於萬古之世億兆之人能不實而有其有哉雖然此徒以實觀之也天地之閒陰陽而止矣陽實也其體則虛陰虛也其用則實陽非虛物無以生陰非實物無以成故曰一實二虛還相體用惟虛也乃能受能受故神惟實也乃善出善出故化父道也母道也人物之以命相資也孰有壹之之理哉危子曰吾老莊之徒也以虛體道以虛用物游於

太初合乎自然故強居室以名殆將處乎無我也元子
曰以天地而齊老莊不辨而二子細也二子烏能外天
地苟不能外天地又豈肯有己而盡廢物理之察察者
哉然則危子之學者揭其一端隱夫大全若曰人皆取
實已獨取虛芒乎妨乎歸然而有餘者邪文類二

萬竹亭記

李君仲淵由蜀省員外郎入為監察御史余別十五歲
相寄文家於萬里外一旦會京都至歡也間為余言成
都之樂買屋買田矣弟叔行有田廬在蠶茨周所居植
竹竹無慮十萬箇構亭竹間覆之白茅名曰萬竹竹不
止萬而曰萬志盈數也亭之西雪山嵯峨玉立霄漢東
則岷江之支洪流達海亭並長溪可汲可漁抱亭幾合
而去與江會每風日清美目因境豁羣慮冰釋神情散
朗超然遺世風或雨之夕溪聲與竹聲亂耳入清音幽

思以宣肅如也或雪或月亭與竹盡宜吾兄弟時相過
而愛亭甚日對哦夜對床者春與秋多將棄官歸老矣
君為吾弟記之仲淵三兄弟而兄若弟未之前識也嘗
讀其兄伯誠之文見其文知其賢矣獨未知叔行觀是
志向人賢可想一門兄弟彬彬其先大夫之賢又可得
矣王子淵司馬長卿揚子雲以及蘇明允父子暉當代
而名後世殆蜀材之芳華茂實慕者有所震也仲淵兄
弟生關中宦學三川又將老成都焉者得非居其鄉慕
其人而襲其茂芳掇其華實歟不爾竹何地無也雖然
成都自古受兵最慘入我版圖以來今六七十年上之
所以耆定休養者至矣肆仲淵兄弟保安無戒思永令
圖使丁當時攻戰之殷且見斬竹以為榿墜溪以為堞
尚亭乎哉尚對哦對床乎哉果得老乎時正當感國家
承平之澤也余嘗思假一役過潼華縱觀三輔道漢中

以覽全蜀浮江邀吳楚而歸邂逅見仲淵比騎問叔行
於蠶茨登萬竹亭質仲淵之令言然後厠賢兄弟閒猶
堪資一日夜之談詠也茲爲亭記俾叔行刻之亭石卜
斯游之能遂與否也遂後百千年豈不爲萬竹亭之嘉
話哉文類二十九

安南志略序

我職方氏掌天下圖籍而交趾日南九真三郡亦已備
矣然沿革不同風土或異是又必其土人之博物者能
詳焉奉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黎崩安南儒士也
往年王師伐罪安南安南族子彰憲侯圖存國中率三
萬人求降而黎君在焉俄而彰憲爲我戰沒黎君得至
朝廷遂爲我臣每哀彰憲之志不伸而名亦隳泯常懷
報國之願乃撰安南志二十卷可謂詳矣其區區之志
固可慨矣雖然是書也豈徒得其沿革風土之詳而已

有志於功者盍取訂之

安南志略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上守大寶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吳先生應奉
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靳官賞遠
下林莽高人端士自蔽於不耀之地者固將撫抱振迹
而興矣賢能並用則治具張治具張則太平之象見是
故一事得天下之人莫不策厲以自顧一事失天下之
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弔舉措不可不慎也如此夫或曰
吳先生居於深山曠澤之間五十餘年耕釣以供衣食
無所仰給於人其氣淵朗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溥澹
然怡然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爲一官
而起邪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樂
政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贊襄於其閒不果
於忘世不必於售己道足行於一家達可行諸天下者

易之義也。吳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促裝速駕就道疾驅。詎肯焦槁林壑而爲一夫之事。卯命下之明年冬執事者以官曠別授而先生乃始至。大夫士相與議曰。內翰須賢而得。遺逸與治會才而旁遠。陋嘗相與慶之。今若此又何也。蓋虛位以待士者。朝廷之寬典也。遲命以避賢者。先生之盛心也。非箴祿以給士也。而得人爲急。非嫌官以慢上也。而以讓賢爲尙。予辭無嫌。不兩得歟。或必其不來。或必其速來。皆非深知先生者也。居京三月。卻迹治歸去來。容與若無足動其心者。不矯抗以干名。不奔趨以射利。嗚呼。其有道之士哉。於先生之歸也。乃序其所以來。文類三十五

送馬翰林南歸序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扶而破之。於是考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

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聲震京師。出則羣人爭先覩焉。旣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室。有曰。處大事立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黜吏者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隄防。風俗爲之一變。若曰。吾將收儒之效矣。黜者曰。尙相觀彼儒之所爲。噫。爲而輩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效則將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一。

足恃也扼擊泄憤乘隙而攻者林林也而輩之被攻踣者一人孤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也吾且奈何今即官守慎勿挾所得恃所眷賚出幾微於辭色而所誦之書不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毋慕高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中存夫如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以為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抉而牢者不破耶文類三十五

跋盧龍趙氏族譜後

余嘗述元氏族譜四世以上不能原其所自每悲之及觀盧龍趙氏之譜繼繼承承的然可考蓋四百許年十有三世矣嗚呼是不徒偉人碩士豐功盛烈以永今垂亦肖子哲孫克衍其世世為之譜乃能是蕃且大也今夫天下之人孰非大姓之苗裔哉非大姓何以有氏於

今惟其不幸而失其傳或昧者不知所述故有不能遠知其世而為之悲者余於是譜則然矣凡大夫士之讀是者亦豈漠然而無所感哉故夫趙君之藏之也不但厚於其家而已也文類三十九

廷試策問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已無為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文類謚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蕩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

